



付学良希望当面感谢恩人严十分。

看到《今日女报》上的信息，娄底一女子给他 3000 元解难 寻找恩人，只因当年困境中 陌生女子援手

文、图 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李旦

“我想找一位曾经帮助过我的人，叫严十分，在娄底市娄星区工作，她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 3000 元，现在想当面感谢并把钱还给她。”近日，微信名为“海城”的读者给今日女报微信后台留言来了寻求帮助的信息，希望能够通过媒体找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陌生女子。一名陌生女子为何会给他 3000 元？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女子是何许人也？8 月 6 日，在长沙高桥大市场，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见到了“海城”，听他讲述了两年前的一段感人故事。

A 轻信朋友，他债台高筑妻离去

“这三年，我找了她很久，一直在到处打听，可还是杳无音信。”一见到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，“海城”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他的急切心情。“海城”真名叫付学良，1975 年出生，如今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内做视频监控技术。他所称的“她”是一个叫严十分的女子，娄底双峰人，也是付学良一直想找的人。因为，她当年给了他 3000 元。

一说到自己和严十分之间的关系，付学良摆手笑了笑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。“算是陌生人吧。”他想了一会儿给出了答案。

“陌生人为何会给你 3000 元？”面对记者的疑问，付学良称，这还得从 2012 年自己的一段经历说起。

原来，付学良以前是做工程的，主要是做电信网络进社区的主线安装，2011 年认识了一个宁乡老家的朋友黄海波（化名）。后来，在付学良的牵线搭桥下，黄海波也承包了一些小区电信网络安装的工程，其中包括长沙阳光 100 旁边的靳江小区二期的 27 栋楼房，以及树木岭龙湾小区五期的 3 栋楼房。

这期间，黄海波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，又找付学良帮忙，请他做担保向朋友借了 10 万元。可是，2012 年年底的时候，一直在邵阳做工程的付学良却听人说黄海波卷款跑了。

付学良匆匆从邵阳赶回长沙，这才意识到，自己这下遭殃了。因

为质量问题，黄海波之前完成的部分工程都必须重做，而且工人的工资也还基本没发，之前做担保的 10 万元，债主也找上了付学良……

“工程的老板找到了我，希望我能接手黄海波留下的烂摊子。”付学良告诉记者，本来，工程的事情他没有义务接手，但毕竟是自己介绍的，不能陷当初给自己面子的朋友于不义。所以，他就选择接手了工程。付学良算了一笔账，如果要承担黄海波逃跑所造成的所有损失，那大概是 40 万元左右。

因为突然陷入这样的困境，付学良的妻子不堪家庭重担，选择了离婚。

C 希望能找到好心人，把 3000 元当面还了

此次见面后，付学良继续努力干活还债务，跟严十分也没有再联系，仿佛一个“插曲”，一飘而过。

“一个多月后，我一个工人家里突然出了急事，找我要钱，我当时实在是拿不出来，又找不到人借。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付学良想到了娄底的严十分。

严十分听说付学良需要 3000 元周转后，立马就让告知银行卡号。但对付学良想知道住址的要求避而不谈。第二天，付学良提供的农行卡号就收到了 3000 元。这张农行卡其实是付学良当时一个名叫戴文的工人的。

8 月 6 日，记者在高桥市场见到了戴文。说起当年的这段往事，23 岁的戴文腼腆地笑着说：“我当时还有点不信，觉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‘傻子’。”

付学良本想着有钱了马上就还，可是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当他拿着 3000 元准备还给严十分时，却发现对方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。之后，他又打了很多遍，还是这样。

“我想过去银行查那个给我转钱的账号，可是我又怕不是她本人的卡。”付学良说。他告诉记者，这几年，他一直在找严十分。“只要是跟双峰人打交道，就会特意问下认不认识一个叫严十分的人。”

“现在，我的债务基本都还清了，事业发展得也还可以。我真的是特别希望能找到严十分，希望能当面感谢她，也希望能把 3000 元交到她的手上。”在采访快结束时，付学良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。

如果你了解相关的线索，不妨跟今日女报编辑部联络。

电话：0731-82333619，或在今日女报微信和微博留言。

B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

2013 年过完年后，付学良就开始带着工人接手黄海波的那些工程。但心情郁闷的他很想找个地方倾诉一下。“大概是 2013 年农历二三月的样子，我当时就给今日女报的短信平台发了一条信息。”

付学良回忆称，当时短信的内容很短，大概就是说了下自己帮友不慎，而导致如今欠了一屁股债，而且家庭也破裂了，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鉴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
短信发出去了，付学良也就没再管这事，继续每天干活。“突然，有一天，一个陌生女子打电话给我，

她问我说，在报纸上讲的那个情况是不是真的。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，她提出要亲自到长沙来看。”

付学良得知陌生女子人在娄底，觉得她特意跑一趟长沙没必要，便在电话里劝她不要过来。“结果，她第二天还真的来了，直接找到了我们干活的靳江小区。”付学良笑着说。

付学良记得：“她看上去跟我年龄差不多，身高大概一米五七的样子，稍微有点胖，短头发，穿得也还蛮古板的。”而且，陌生女子还带了个 10 个月大的女娃过来，孩子

叫欣欣。

交谈中，付学良得知，女子叫严十分，娄底双峰人，在娄底市娄星区上班。“她边看我们干活，就边问我一些情况，但是话也不是很多。”

当天晚上，付学良提出安排严十分住宾馆，她拒绝了。后来，她就在付学良给工人租住的地方对付了一个晚上。“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，她说我们条件太苦了，拿出了大约一千块钱给我。但是，我没要。”就这样，严十分匆匆离开了，留下了一句“有事给我打电话”。这让付学良非常感动。

（上接 A03 版）

我们只得继续往前走。离开衡阳后，我带着孩子，经过广东曲江、三水，到达了广西桂林。在桂林，我从部队留守处的同志那里打听到，韩先良同志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南宁。

当时，韩先良派自己的通讯员备好筏子，在江边等着我们母子俩。和通讯员汇合顺利过江后，我们往南宁方向赶路。一路上，山上的乌鸦和野兽的叫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迷了路。这时，碰上了一个手拿扁担的农民，我就请这个农民带路。走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不对劲，这个农民不时的回过头来，眼里充满了杀气。我悄悄吩咐

通讯员把子弹上膛，随时应对不测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这个农民打扮的人就挥舞着扁担向我们打来。通讯员赶紧掏出枪来朝天开了一枪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他被枪声震住，收起扁担就跑了。

我们到达 13 军司令部后，还要渡过一条江，才能到达韩先良所在的部队。过江时，人多混杂，小船摇晃不已，我被人挤得掉进了江里，幸亏反应快，一手抱着儿子，一手抓到了船头的铁链子，在江里挣扎了半天，才被人救上来。找到丈夫后，我随着着大部队到了昆明，被安排在军区政治部工作。虽然家安顿下来了，但

两人不在同一个部队，也没见到什么。

当年才二十几岁的我却患上了心脏病，在昆明的医院一住就是一年。在昆明呆了 3 年后，韩先良被安排到当时的南京中高级步校学习，我去到了南京，在招待所住了两年。

1955 年，我复员后，韩先良从南京中高级步校毕业，被分配到甘肃天水解放军第一步校担任训练部长，我们在天水住了十多年。我当时先后在第一步兵学校、天水军分区担任家属党支部书记、家属委员会副主任、主任等。1966 年，我们全家迁往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。

记者手记 >

曾经年少参军，热血报国，哪怕垂垂老矣，与病榻相伴，李改香仍在战斗。通过和李改香的儿子韩龙的交谈，我们得知，从前五年开始，老人就断断续续住院，这一次是从 2013 年 10 月 3 日起住进医院的。老伴韩先良也同样住在 163 医院的另一栋楼里。身体上的病痛在这几年完全占据了两位老人的生活。今年 89 岁的李改香，因为没有了牙齿，发音含糊不清，但为了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，手中的魔方俨然成了她每天的娱乐活动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7 月 26 日，我们接到了李改香逝世的消息。在庆祝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日子里，虽然抗战正在成为历史，但老兵们从未离开。

（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）